

宁波好书

# 遇见钱湖，遇见自己

## ——读张全民《钱湖烟雨：山水城市的栖居理想》

吴蓉

初遇东钱湖是在30年前的秋季，没有导游，没有解说，用自己的童心去认识这一片湖泊。假若不是柯达相机记录下我在湖边与姊妹的模样，恐怕我也不会把时间回溯到1988年。晴朗的天空，静谧的湖面，慈悲的观音像，鲜绿的杨柳枝，是那个时代最不起眼的拥有。



缘分总是那么奇妙，在兜转盘旋之后，在见识过水流的各种形态之后，惊讶地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东钱湖。8年前，我嫁到东钱湖畔，我的丈夫陪我认识东钱湖的一点一滴，就像《钱湖烟雨》作者张全民的妻子一样。丈夫最爱的是“陶公钓矶”“霞屿锁岚”等钱湖十景，最引以为傲的是“一门三拜相，四世两封王”的史氏家族，他相机中满是湖光山色、晨暮异相，他最爱的菜式是爆炒螺蛳、清蒸明鱼。每逢周末，我们会离开在市中心的住所，去东钱湖住一个晚上，环湖骑车、草地烧烤、游船赏湖、临湖听风、湿地观叶、山野拾果，是我们亲历的现代东钱湖。

人总有抑制不住地追溯历史的愿望，一石、一山、一水的背后，有多少时代的故事呢？在张全民老师的《钱湖烟雨》中，我读到了东钱湖水利工程的建立、疏浚、兴盛、衰落与重生，他娓娓讲述了一个个乡绅的倾囊善举，这些举动汇聚成了千年的湖泊。最令人感动的是那些为钱湖奔走一生的鄞县人的请愿文字：“东钱湖口就湮塞，前称一湖之水可满三河，今则不及半

河。”“自唐宋开浚以来，迄今七百余载，菱葑弥漫，淤泥湮塞，曾未有起而修浚者，以致五十万亩田苗一逢旱灾辄成枯槁……所以生为此事二十余年奔走呼号，迭经稟请开浚。”即使自己深陷苦难，他们仍然言辞恳切地在一封封书信中表达着对钱湖淤塞之忧，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为的是解百姓之苦、乡里之难。所以，我们应当感谢那些鲜为人知的小人物，是他们的坚持、无私，让我们可以在今天享受这座湖泊带给我们的自在、丰富和安宁。

由此，亦真正明白了我们对湖的向往与情结究竟是什么。正如卢梭在《漫步遐想录》中所说，“如果湖面平静，就一直划到湖心，仰面躺在船中，双眼望长空，随风飘荡，有时一连漂上几个小时，沉浸在没有任何目标的杂乱而甘美的遐想之中。”卢梭的爱好也是我所钟意的，“心中既无匮乏之感也无享受之感，既不觉得苦也不觉得乐，既无所求也无所惧，而只感到自己的存在。”这样的境界是我在东钱湖湖心所寻找到的。这平静如镜的湖面，不仅能照见山影与云影，还能照见蒙俗的心灵。我期待那一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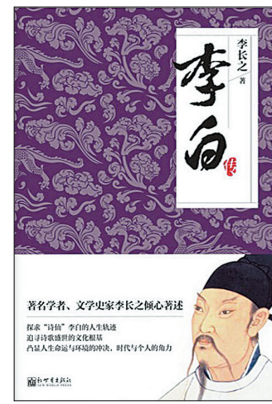
间，天地静寂无声，水波微漾，小船轻晃，我无须再做什么，脱去所有的矫饰，找到本真的自己。

有风轻拂水面，水光潋滟中恍如遇到千年历史中的钱湖人物：至孝至孝的陆南金，意气风发的王安石，情系桑梓的张善仿，为官清廉的余有丁，舍身直谏的陈禾，经商家家顾问……他们有的出生在这澄净的湖边，之后无论身在何处，始终心系家乡；有的在这圣洁的湖边为官，事必躬亲、清廉爱民；有的隐居在这清澈的湖边，抛洒钱财、潜心著书。他们与湖相遇的那一刹那，坚定了各自的信念。田螺姑娘、还誓记、百步剑等传说，寄托了普通人对真实、善良、勤劳的信仰……能产生希望的湖泊，是令人心驰神往的。

《钱湖烟雨》像一面镜子，照见了许许多多与东钱湖相遇过的人。它从历史、地理、诗歌、文化、家族、信仰等方面，细致、详尽地展示了东钱湖的千年变迁。在书中，你能读到钱湖风景的静美，钱湖历史的曲折，钱湖人物的丰富，也能读到钱湖文化的深邃。钱湖还将与你我相伴，直至下一个千年。

荐书

### 《李白传》



作者	李长之
出版	新世界出版社
日期	2017年8月

一位长期“学道”之人……

李白是最受喜爱的诗人之一，然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本书作者李长之试图从李白自己以及他同时代人的文献记载中探寻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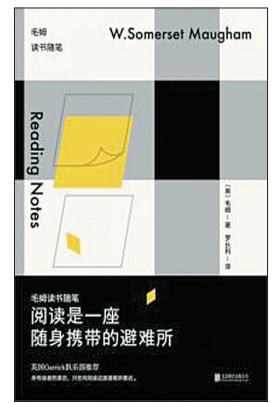
作者通过大量的文史资料，为我们勾勒了一个鲜活的李白形象：李白最特别的是两只眼睛，“眸子炯然，哆如饿虎”；喜欢高谈阔论，“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喜欢穿紫袍子，曾在金陵把自己以及他的紫袍子拿去换酒，

“解我紫绮裘，且换金陵酒”，他也曾穿着紫袍子去会见朋友，也曾穿着紫袍子去会见朋友；他是一个会武术带刀剑的人，“少任侠，手刃数人”；同时，还是

然而，上述还只是开篇楔子，作者对李白的出生及其少年生活、壮年走出家乡漫游长安官场、辞官后漫游天下的种种历程，进行了梳理和归类，让我们看到一位既想“学道”又想“从政”、既想做自己又看不惯当时官场习气的充满矛盾的李白。当然，作者还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漂泊的李白、没有家的李白、狂歌度日的李白和寂寞超人李白。书中还引用了大量李白的诗作，以及同时期杜甫、贺知章等诗人的经典作品，对我们学习唐诗、进一步了唐诗创作的时代背景，大有益处。

李长之是我国著名的诗人、作家、翻译家，同时还著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如若将两书联系起来阅读，对李白的理解和认知会上一个层次。（推荐书友：熊光祥）

###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作者	毛姆
译者	罗长利
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日期	2017年5月

因免去了兵役，闲着也是闲着，就给第三卷增加了大量的心理学和哲学论文。这些增加的文字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不是一部小说中应该出现的成分？身为普鲁斯特拥趸的毛姆期待着将来有删减版发行。《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和吉英，其实就是现实中作者简·奥斯汀和姐姐卡桑德拉的写照，姐妹俩感情很好，她写给姐姐的信后来被公开。“星期四，查尔斯·勃勒特举办了一场舞会，这惹得左邻右舍极为不安，要知道他们对他的经济状况有种很强烈的兴趣，盼着他早点破产。他的妻子既愚蠢又奢侈，脾气也不好，这倒是邻居们想看到的。”简·奥斯汀的信中经常有类似的幽默辛辣话语。当然毛姆还是亲近认可她的，认为她毫无矫揉造作的成分，这从该文的题目《简·奥斯汀的魅力何在》就可一目了然。

“如果世界上有一种叫作阅读家的职业，不会再有人比毛姆更加适合。”译者罗长利在前言中如此宣称。毛姆自认找到了最适合的读书习惯：一天同时读几本书，早上开始工作前，读哲学或科普类的书，因为它们需要一个清醒而专注的头脑；工作结束后，读历史、散文、评论或传记类作品，以便放松心情；除了这些，手头放着诗集，随时兴起翻一翻。床头也放一些书，可以随时开始读、随时放下的那种。

本书大体上可以视为毛姆对心目中好书的介绍，写法是由人及书。毛姆是个相当有趣的人，“他既毒舌刻薄，内心又极具情怀，他待人待事，怀着嫉妒厌恶与热爱的双重情感”。也因此，在这部读书笔记集中，他将狄更斯、简·奥斯汀、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人的老底揭了个遍。

比如，他在《跳跃式阅读和小说节选》一文中说，《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因为健康原

“每个人自己就是最好的批评家。不管学者们怎么评价一本书，不管他们怎样异口同声地竭力颂扬，除非这本书使你感兴趣，否则它就与你毫不相干。”毛姆读书图的是“快乐”二字，读他的书评，同样充满了快乐。（推荐书友：矩形）

### 《小舍得》



作者	鲁引弓
出版	花城出版社
日期	2018年1月

式下跌”。在考出“45分”这个令大多数家长要跳起来的成绩后，南丽去学校了解情况。真相很残酷：大家都在补习。补习为了什么？抢跑，赢在起跑线上。

《小舍得》是热剧《小别离》原著作者鲁引弓的新作，看完后我不得不说大实话，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爱恨交织的虐恋。

于是，我从沉迷情节转换到思考模式，试图对作品本身进行解读。书中主线清晰，对准“幼升小”“小升初”抢跑现象狠狠地写了一通，虽用力很猛，但相当写实。而对于书中抛出的话题，除了经历相似的家长是最有共鸣的群体之外，身处教育行业且不久后也要成为家长的我，恰有话要说。

书中南丽一家是被迫加入抢跑大军的。上四年级了，女儿欢欢的数学成绩飘忽不定，在班中的排名不佳，套流行的话叫“断崖

为什么抢跑？我想这源于深入骨髓的比较心理。与“比文化”相连接的是“炫文化”，朋友圈是个炫的好平台。南丽的儿子超超懵懂地说：“妈妈，如果我没考上，就不能让你发朋友圈了。”一旁女儿欢欢接上：“妈妈，没事，还有我，我能让你发朋友圈。”啼笑皆非，令人心酸。至于为什么大家挤破头想要进民办名校？比名校光环更诱人的是实际的利益和未来的打算。说轻了是人脉，说深了是阶层。

就孩子整体的身心发展而言，如果在“比、炫、抢”文化下催熟，走不长也走不远。对手无止境，心累无止境，这漩涡你还不想投身吗？舍，得来的才是大格局。（推荐书友：王文洁）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 阅读的和声

## ——余华《文学或者音乐》读后有感

痕墨

我国的著名小说家中颇有几位纯正且热忱的音乐爱好者，比如毕飞宇、余华等。前段时间读毕飞宇的《小说课》，里面就有一定篇幅论及自己对音乐的喜爱。而余华在《文学或者音乐》一书中，首先认识到的是：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开放品质决定了“它最终的完成有赖于作者和读者共同的努力”。读者对作品产生的共鸣若用音乐术语来形容，



便是“和声”。余华将其看作“阅读的和声”。

作为小说家，余华在阅读同行的作品时，出于“职业习惯”，会采用一种专家的挑剔眼光进行审视，尤其会情不自禁地从创作角度去衡量小说的优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作家特有的火眼金睛更容易发现一部文学作品的优点和瑕疵。余华就认为威廉·福克纳“是一位奇妙的作家，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教会别人写作的作家，他的叙述里充满了技巧，又隐藏不见”。常说文人相轻，但余华对福克纳却不吝赞誉，他说：“就像我们见过的那些手艺高超的木工，他们干活的神态都是一样的漫不经心，他们从不把自己的认真显示出来，只有那些学徒才会将自己的兢兢业业流露在冒汗的额头和紧张的手上。”在余华看来，福克纳是作家群中艺术技巧臻于化境的一位。而茨威格呢？他是“小一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价这两位作家的时代，余华撤掉了许多专业性的评价指标，而仅从自己的真实阅读体验出发。他说：“打个比方，正常的心跳应该是每分钟60次，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的心跳变成了每分钟120次，这每分钟120次的心跳不是一会儿就过去了，而是持续了两天，谢天谢

地，我有一颗大心脏，我活过来了。”茨威格则用《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等小说给人带来“久违的阅读激动”。就风格和套路而言，这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整整小了一个甲子的奥地利作家，和他的俄国前辈一样具有强大的叙述能力。但两人也有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是社会中的人，茨威格描写的是人群中的人。前者擅长用文字构建一种黑压压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情境，后者更愿意在作品中彰显人生的不可预知和难以揣测。

在《文学或者音乐》中，余华还饶有兴致地提到了写作风格截然相反的川端康成与卡夫卡。川端康成的笔调显示出大和民族文学特质中无限柔软的一面，卡夫卡的作品惯于露出极端锐利的锋芒。也许只有在这样悬殊的比照中，才能凸显两位大师自成一格的艺术特色。还有契诃夫和贝克特，契诃夫在《三姐妹》中用诗化的语言让人公絮叨着“到莫斯科去”的呓语。贝克特笔下的流浪汉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基米尔却在粗糙的民间言语讨论着“为什么戈多还不来？”皆是围绕着“等待”主题展开的故事，契诃夫借用女性的柔软和忧郁，层叠起内

心的希冀。而贝克特巧妙设置了一个对其一无所知的“戈多”，然后让人物们用生机勃勃的对话来憧憬某种未知。细想起来，这种构思是多么富含哲思且妙趣横生。

文学和音乐的关系可以说相当紧密。余华用文学家的眼光鉴赏音乐时就承认：“音乐影响了我的创作”。音乐是一种情感密码，使人从中感受到爱的力量。音乐还能通过音符和旋律来营造丰富多彩、亦真亦幻的情景，并从或庄或谐的乐章中流转出和文字一样奇异的魔力。所以余华萌发了一个疑问：那些伟大的音乐家们当初在作曲时是怎样激发自身创造力的？这种创造力若用于文学创作，会有怎样的结果？其实音乐大师们的作品本身就解答了上述问题。不管是音乐还是文学，都应该兼具民间性和时代性，缺一不可。而且音乐段落和文学叙述一样，往往会在跌宕起伏的精彩篇章之后，出现短暂、安详的时刻，这样会给予聆听者震撼的感觉。

读完《音乐或者文学》，我有一种猜想：对于富有想象力的作家来说，跟随旋律的变幻而恣意驰骋自己的文学构思，一定是件妙不可言的事。因为音乐能为艰苦的文学创作过程添加精神享受。

# 眼前是满满的春意

蔡体宽

在房间的角落点一盏暖色调的灯，随心翻几本书，顿时觉得眼前有了满满的春意。

其中就有一本《对话》，还是崭新的。中国作者高宣扬，文题为《爱与美——与程抱一对话》；法国作者程抱一，文题就是书的名字《对话》。高宣扬是杭州人；程抱一是山东人，1929年出生，19岁去巴黎求学并定居。

《此情可待》的内容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审美、生命和艺术等问题的认识就越深刻和广阔。他在“美的向善本质”里讲到，美在本质上是善；真美，总是指向和谐，指向升华，指向“众生之所好，之所好”，所以与善是同质的，甚至于是善的最高表现；美与善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凡是美，就具有了强大的博爱精神，它容得下一切，具有无限的性质。因此，美，具有最宽阔的胸怀，最深邃的慈爱力量，美还内在地拥有最强大的容忍性。从此意义上说，美亦是随时可召唤的永恒事物。

程抱一谈及自己生活在法国，身处另一门语言的音乐中，“而在我的内心世界里，甚至在我的梦中，母语的声音常常也在耳边响起”。不过，他最终选择用法文来写作，“无数次陶醉在用新语言指称万事万物的喜悦之中。”文中道：对美的事物的追求本身亦是美；但这种追求，是要把力量和智慧相结合，使美本身呈现出自信、宽容、大度和远见卓识。美所具有

的智慧是以美的事物的内在生命力为依据的，它靠的是一种对美的信念力量作支撑。这些由小说引出的题外话，我很喜欢。

近日又翻阅《百年人文随笔》，有一篇宗璞的文章《人老燕园》，其中提到叔本华这位老先生论艺术，说美是最高善，真想多找点书来弄弄明白。

读书真是很有趣的，不久前，上海“思南书局概念店”开了60天，落幕了。这60天里，60位作家轮流当值，引领阅读，像“流星”一般，倒也好看。不过，读书最适宜的还是在家里，日复一日地拿起，放下，拿起，放下，融入生活之中。



《美学珍玩》光看书名，也要将它买来放在自家书堆里。作者是法国的波德莱尔，谈古典美术馆、画展、画家、道及风景画，说我们称为风景的树、山、水、房屋的组合是美的话，那不是由于这种组合自身，而是由于“我”，由于“我”自己的好感。由于“我”赋予它观念或感情。读这种翻译过来的文集，就像喝好茶一

样，得慢慢地品。凤凰卫视中文台以前有档读书栏目叫《开卷八分钟》，就是每天用八分钟时间介绍一本新书，真是无所不包，堪称“以最有效的方式探究思想精髓”。栏目主要由梁文道主持，合拢来，编成一书，叫《我想和你一起虚度时光》。书中，既有作者的思路及感情诸方面的综合呈现，也体现评者自己的趣味，这些趣味亦反映了学识修养所带来的视界，往往最能看出评者的性格气质，还有不同人之间的见解差异。